

中国经典名篇名句鉴赏文库

诸子百家名句鉴赏

第三册

天人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《列子》

《列子》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，被称作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列子》八篇早已亡佚，今本《列子》八篇是魏晋间人的伪托，因为从内容上看掺杂着大量魏晋思想，从语言使用上看，夹杂了许多先秦所不能有的词汇。

列子即列御寇，是战国时期身居郑国圃田的一位隐者，他有自己的老师、同学以及弟子，崇尚清虚无为，顺性体道。《庄子·让王篇》谓：“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，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。”虽然贫穷，却不肯出仕而“为有国者所羁”。

今本《列子》是谁伪造的，已无确凿证明可考。《列子》内容多为民间故事、寓言和神话传说。

《列子》可代表一定时期的哲学思潮，是我们了解魏晋哲学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。《列子》赞同王弼等贵无派对两汉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的批判，却又反对他们“以无为为本”的精神实体；它赞同裴頠等崇有派“无不能生有”的观点，却又断然毁弃他们所推崇的礼教纲常。

它同时也不满意于两汉元气论用特殊物质去说明万物生成的原理,进而将眼光探到世界背后。《列子》在元气论上达到的高度,同它有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分不开。书中有关物质与运动不可分、时空无限与有限统一等精彩论述随处可见。

今人对《列子》误解最深,责难最多的在于《力命篇》和《杨朱篇》。认为前者代表统治者宣扬麻痹劳动人民的宿命论,后者则是魏晋门阀士族宣扬自身腐朽淫乐的世界观。但我们若用更深刻的眼光加以透视的话,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。《力命篇》确实宣扬命定论,但其出发点一开始就与相信“天”能赏善罚恶的宿命论有所不同,它恰恰反对两汉神学目的论的“天人感应”说以及有鬼论。《杨朱篇》高唱“六经以抑引为主,人性以纵欲为欢”,宣扬娱情放诞的享乐主义,其本质在于把宗教神学化的人性和道德拉回到现实世间,以人本身来说明人,因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《列子》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,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,其中有许多富有哲理性的思辨意味的警句,“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”是我们的原则。

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

〔注释〕《天瑞篇》。有被他物所生的，有不被他物所生的；有被他物所化的，有不被他物所化的。不被他物所生的能产生万物，不被他物所化的能够使万物变化。

〔鉴赏〕所谓“生者”、“化者”指生死代谢的具体事物；所谓“不生者”、“不化者”是指比具体事物更为根本的东西，亦即“道”。“道”能生成万物，使万物发生变化，然而“道”本身是万物的本源，是一个本根性的东西。《列子》全书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，从这句话的辩证论述中便可窥见一斑。

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

〔注释〕《天瑞篇》。机：通“几”，细微的质素。

〔鉴赏〕万物由细微的质素产生，又返回到细微的质素。可见列子是一个朴素的唯物论者，认为万物皆是由微小的质素产生的，这个质素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元素。仔细想想，世间的每个个体都是赤条条来、赤条条去，最终入于黄土，与之俱化，何尝不是入于微小呢？

人自生自终，大化有四：婴孩也，少壮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

〔注释〕《天瑞篇》。耄(mào)：老。

〔鉴赏〕人的出生入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，由纯朴天真的婴孩时代步入精力充沛的少壮时代，然后逐渐衰老，最后归于尘土。人们应当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个自然规律，不应悲观失望。顺其自然地去体味各个阶段中的酸甜或者苦辣，踏实地体味和思

考人生,最后“托体同山阿”也必将是一个壮美的结局。

物损于彼者盈于此,成于此者亏于彼。

〔注释〕《天瑞篇》。

〔鉴赏〕“有得必有失”这是辩证地看问题之后给我们的启示。得到某物是以失去某物为代价的,如若万事都想两全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既然如此,生存于世间的个体都应当权衡得失轻重,尽可能以最小的失却换取最大的收获,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取尽可能大的成功。

生不知死,死不知生;来不知去,去不知来。

〔注释〕《天瑞篇》。

〔鉴赏〕苏轼有词云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。”生与死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,人死之后是什么样的,活着的人不得而知;活着的人干些什么,死者也全然不知。

至道不可以情求矣。

〔注释〕《黄帝篇》。情:普通的情理。最高深的道是不能以普通的情理去求得的。

〔鉴赏〕“道”是万物的本根,是宇宙本体的最高哲学准则。它无处不在,无时不在,但却看不见,摸不着,所以它是最高的哲学抽象。抽象的东西,常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。

至信之人,可以感物也。

〔注释〕《黄帝篇》。

〔鉴赏〕我国是一个重视诚信的礼仪之邦。做人的首要原则在

于有信用,这样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。同时,在“天人感应”与“天人合一”思想影响之下,一个人的品德与天地万物沟通了起来,产生了“比德效应”。因而诚信之人“惊天地,泣鬼神”的动人形象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。“感天动地窦娥冤”引得六月飞雪,血溅白练,亢旱三年。

凡重外者拙内。

〔注释〕《黄帝篇》。重外:看重身外之物。

〔鉴赏〕凡是看重身外之物的人,往往内心笨拙,缺乏灵气。搞艺术创作的人对这一点体会最深。艺术的创作与产生不能带有任何的功利目的,它需要艺术家“疏淪五脏,藻雪精神”,怀有一颗赤子之心。如若艺术家内心被世俗金钱、权位等纠缠,那么思想就会变得媚俗,好作品也不会产生。最多只能创作出一些牵强附会的雕饰之作。

不知吾所以然而然,命也。

〔注释〕《黄帝篇》。

〔鉴赏〕世事难以预料,有些世事并且很难分析,也很难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,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。事情就那样发生了,不知道为什么。尽管它不符合一个人的个性或他一贯的主张。在道家学派的列子看来,这是命使之然。命,是一种人力不可控制的超自然的东西。

至言去言,至为无为。齐智之所知,则浅矣。

〔注释〕《黄帝篇》。齐:限定。

〔鉴赏〕最高深的言论是摒弃语言的,因为“言”在谈论“道”时,并不能尽意。最卓越的行为是不妄为,即“无为”。只限于个体的

智巧而摒弃众人的智慧,是浅薄的表现。列子与老庄有共同的体认自然的思想,但他不主张“绝圣弃知”,而要求超越个体的智慧,合同集体的智慧,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人事的发展。

神遇为梦,形接为事。

〔注释〕《周穆王篇》。遇:契合。精神与外界相契合为梦。形体与外物相接触为实事。

〔鉴赏〕关于“梦”的解析历来有不同的看法,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迷。但列子认识到“梦”是一种精神活动,是与外物相契合后的反映,有其进步意义。钱钟书由对梦的分析,提出了“反象以征”的理论,即梦见快乐之事,必定忧愁。列子也这样认为,他说梦见饮酒,醒来就会愁苦;梦见歌舞,醒来就会哭泣。弗洛伊得认为梦是童年生活的经验,这也有一定的道理,因为在我们的梦境中时常会出现童年生活的剪影、童年的伙伴、童年所生活过的小山村等。

我体合于心,心合于气,气合于神,神合于无。

〔注释〕《仲尼篇》。我的形体契合于心智,心智契合于元气,元气契合于精神,精神契合于虚静。

〔鉴赏〕列子把眼光最终落实到“道”的虚无之境上,追求庄子式的“心斋”,即排除内心的一切思虑和欲望,然后去认识世界本体。他所说的元气,是一种虚而待物的精细物质。这样看来,列子在对精神状态的直觉体悟与把握中,涉及到了物质的中介,摒弃了庄子“心斋”所产生的神秘性。

杞国有人忧天崩坠,身亡所寄,废寝食者。

〔注释〕《天瑞篇》。

〔鉴赏〕这就是后世“杞人忧天”典故的由来。西方寓言中也有

忧愁天体将生变故，惴惴然害怕日轮渐逼地球，行且吸而吞之，因此寝不安席，生趣全无的。完全为不必要的事担忧，成为笑柄。其实，现实生活中，“杞人忧天”之类的笑话到处都有，人们只是习以为常而不觉察罢了。

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，神游而已。

〔注释〕《黄帝篇》。

〔鉴赏〕神道惟恍惟惚，不行而至。这是魏晋人喜用之语。他们注重精神的内在自由，畅游于世俗之外，希冀得到绝对的超然物外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何晏传》记何晏品评朝士，有言曰：“唯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”

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。

〔注释〕《黄帝篇》。

〔鉴赏〕专心致志，思维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外物对他来说似乎已经到了不复存在的地步。我们平时所说的“聚精会神”也即此意。干任何事情都需要专心，三心二意只能一败涂地。对于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来说，需要的正是这种静下心来虚静的精神状态。

能仁而不能反，能辩而不能讷，能勇而不能怯。

〔注释〕《仲尼篇》。讷：出言迟钝。怯：胆小。

〔鉴赏〕以仁爱待人但应因时变通，擅长巧辩但讲话应当谨慎，能够勇敢但应适时退让。这同样是孔子“中庸”处世哲学的体现。于任何事都应把握一个度的原则。

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无不同。

〔注释〕《仲尼篇》。

〔鉴赏〕眼睛的作用像耳朵，耳朵的作用像鼻子，鼻子的作用像嘴巴，全身各部没有什么不同。如若达到感觉互通的境界，那么任何幽微的道理他都能明白。后世由此出现了“通感”的修辞方式，从怒放的花朵中闻到了浓浓的香味，同时感觉到一股甜甜的溪水流过心头。

游之乐所玩无故。人之游也，观其所见；我之游也，观其所变。

〔注释〕《仲尼篇》。故：旧的。

〔鉴赏〕游乐的快乐在于欣赏那些从没欣赏过的美景。而普通的人游览，只去欣赏景色的表面，列子欣赏的都是景物中的变化。由此可见，游览也是一门学问，它不仅仅是让游者赏心悦目，而且从中还可体会出某种深味。

取足于身，游之至也；求备于物也，游不至也。

〔注释〕《仲尼篇》。

〔鉴赏〕取足于自身的完备，是最理想的游览；而有求于外物的周全，是不完美的游览。意即应从人自身出发去观览万物之理的周全。在古人看来，人虽七尺之形，而天地之理备矣。首圆足方，取象二仪；鼻隆口窠，比象山谷；肌肉连于土壤，血脉属于川渎，温蒸同乎炎火，气息不异风云。世界中的万物是一个大的人身，而人自身却是个小世界。

物不至者则不反。

〔注释〕《仲尼篇》。

〔鉴赏〕事物不发展到极端就不会走向反面，而一旦发展到它的极端就走向反面，这是我国古代思维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。春夏秋冬交替运行，人由生而死都是这个道理。引伸到社会人事中，功成应当身退，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范蠡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当功成之时，泛游五湖，行商天下，才保全性命。

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。

〔注释〕《仲尼篇》。

〔鉴赏〕智者的言论本来就不是愚者所能明白的。钱钟书先生有言曰：“痴人面前说不得梦耳。”有时智者说一些开玩笑的话语，愚者不知，反而信以为真；有时智者以自己的智慧发表一些议论，愚者更是听不大明白。生活正因有了智者和愚者之分才变得丰富多彩，饶有生趣。智者为世间创造财富，愚者为生活创造笑料。

愚公移山。

〔注释〕《汤问篇》。

〔鉴赏〕北山愚公坚持铲除大山，这是一种毅力的象征。姑且不论行为本身用力多而见功少的最终效益，我们所肯定的是其中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汝志强而气弱，故足于谋而寡于断。齐婴志弱而气强，故少于虑而伤于专。

〔注释〕《汤问篇》。志：意志。气：气质，身体素质。专：任性，固执。

〔鉴赏〕心志强盛而气质柔弱之人，善于谋虑却缺乏决断；心志

薄弱而气质强盛之人，因缺乏谋虑而过于固执。若拿处世来说，这两种人都不易成事。两者相结合，发挥所长，去除所短，那么就会取得极大的成功。列子对个体性格的把握与分析是比较准确的。

内不得于心，外不应于器，故不敢发手而动弦。

〔注释〕《汤问篇》。对内不能掌握自己的心意，对外还不能使乐器与心意相应和，所以不敢放手去弹动琴弦。

〔鉴赏〕心有志而物有性，如果艺术家强物以从心志，也必将降低心志以就物性。从心志这方面来说，发于心，得于手，然后形于物；从物这方面来说，手以应物，心以应手。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，必是内与心符，外与物契，匠心独运，最终还是顺应自然。可见，心、手、物三者相契合才会产生艺术中的佳品。否则，会牵强附会而令人生厌。

伯牙善鼓琴，钟子期善听。

〔注释〕《汤问篇》

〔鉴赏〕伯牙与钟子期由于能够彼此通晓琴声而引为知音，后钟子期先亡，伯牙不再弹琴。后人将此友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，并慨叹知音难觅。茫茫人海，大千世间，却有人孤独难耐。

良弓之子，必先为箕；良冶之子，必先为裘。

〔注释〕《汤问篇》。箕：用柳条编制的簸箕。裘：这里指补缀皮袍。

〔鉴赏〕善于制弓的人一定要先学会用柳条编制簸箕，善于铸造金属器具的人一定先要学会补缀皮袍。意即学习专业必须先练好有关的基本功，这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。

朕直而推之，曲而任之，自寿自夭，自穷自达，自贵自贱，自富自贫。

〔注释〕《力命篇》。

〔鉴赏〕命运是什么呢？是冥冥之中不可控制的一股力量，是非曲直，听任它自由发展。自然长寿与短命，自然穷困与显达，自然尊贵与低贱，自然富有与贫贱。这是对不可理解的“命运”所取的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应持的态度是“尽人力，听天命”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事物向最好的方向发展，如果结局不尽如人意，那也不必痛苦懊恼。

衣其短褐，有狐貉之温；进其菰菽，有稻粱之味；庇其蓬室，有广厦之荫。

〔注释〕《力命篇》。貉(hé)：指貉皮制成的衣服。菰(róh)菽：大豆。

〔鉴赏〕虽然衣恶衣食恶食处恶室却浑然不觉，反倒感觉温暖、香甜和舒适。人的幸福不在于物质财富本身，而在于对生活的态度，在于对待生活的心境，幸福是一种感觉。古时候，大多数的女子宁愿做穷人之家的妻，也不愿做富有之人的妾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

以贤临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贤下人者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

〔注释〕《力命篇》。临：凌驾。

〔鉴赏〕把自己的贤明凌驾于别人之上，将自己的贤明作为向世人标榜夸饰的资本，在道家学派看来是极其愚蠢的做法。只有谦虚地待人，才能得到民心。善于处下，最终才能处上。锋芒毕

露之人，常常容易遭受挫折；出头之鸟，往往被先行打落，这是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。

生生死死，非物非我，皆命也，智之所无奈何。

[注释]《力命篇》。

[鉴赏]列子认为“死生有命”，人的智巧对它无能为力。这种认识很容易使人产生消极悲观情绪。作为今人的我们，应相信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创造美好的未来。

农赴时，商趣利，工追术，仕逐势，势使然也。

[注释]《力命篇》。趣：趋。仕：当官的。势：情势。

[鉴赏]作为农民，必适时耕作；作为商贾，必重在营利；作为工业作坊之人，必追求技艺；当官的，必拿权夺势。这是人力所能为的情势所必然趋向的。古时把人划分为仕农工商，最被贬低的是商业，因而对商人也存在几多误解。

美厚复不可常厌足，声色不可常玩闻。

[注释]《杨朱篇》。

[鉴赏]杨朱认为人活着当享尽快乐，然而美厚的生活不可能经常得到，声色也不可能常常体味，似有遗憾之意。其实，美厚声色是扰乱人的视听，败坏人的品德的，作为今之人，不应当以追求这些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。人的官能感受的满足，毕竟是最低层次的生活享受。人之所以与其他动物有所区别，也正在于人能够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实现，可以控制情欲。

人而已矣，奚以名为？

〔注释〕《杨朱篇》。

〔鉴赏〕在杨朱看来，人存于世间，最足以珍贵的是生命本身。列子极为赞同，这与老庄的观点有一致之处。名相对于生命本身来说只是附赘悬疣。为了全身，则可弃名于不顾。庄子求“齐生死”，杨朱求“贵身”都是念念不忘于生。正如舟行水上，鱼见之下沉，鸟见之飞翔，鸟兽与人一样，都有求生的欲望。

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，智虑。

〔注释〕《杨朱篇》。

〔鉴赏〕人能够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思维，这叫做人有智虑，而禽兽则不然。它们只懂得饥渴难耐，需要吃喝；性欲膨胀，需要异性。此外，它们不会有别的想法。人，时时以自己的思维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客观世界。也即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生活。

将治大者不治细，成大功者不成小。

〔注释〕《杨朱篇》。

〔鉴赏〕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，有大志的人追求的是气势磅礴的大业，成大器的人关注的是天下的风云变幻。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把心思放在某一点上，其他点就会遭受损失，也即“有所为就有所不为”，“有所得就有所失”。

为鸡狗禽兽矣，而欲人之尊己，不可得也。人不尊己，则危辱及之矣。

〔注释〕《说符篇》。

〔鉴赏〕倘若想要别人尊重自己，就不要去做那些鸡鸣狗盗之事。既然你做了，那么人们不尊重你也是情理之内的事。若人不

尊重你，你的危险与耻辱不久就会来临。

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。

〔注释〕《说符篇》。

〔鉴赏〕圣人看待事物，不看其表面结果，而重在明察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。这也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人类时时在总结经验，时时在接受教训，于经验和教训中得出正确的行动方案，指导今后的工作。我国古代每个王朝灭亡之后，新的王朝总要总结上一个朝代的历史教训，提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政策。

爵高者，人妬之；官大者，主恶之；禄厚者，怨逮之。

〔注释〕《说符篇》。逮：及，到。

〔鉴赏〕爵位高的人，拥有许多常人所不具有的权力，自然遭到人的嫉妒；官位大的人，有官高震主之嫌，日久主上自然因害怕而讨厌他；财富多之人，各种积怨就会到来。譬如历史上功高盖主的能臣被诛伐的事件屡见不鲜。

天下之辱，莫过于乞。

〔注释〕《说符篇》。

〔鉴赏〕乞讨，是人类的耻辱。因为人人都可凭着自己的双手，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。有些人却由于懒惰，不愿意付出却想收获。这种痴心妄想的不轨行为，理应被社会所唾弃。乞讨行为本身是没有尊严可言的，如若连尊严也没有了，一个人活在世上也便没有了意义。

《阴符经》

《阴符经》全称《黄帝阴符经》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始著录，以后成为道家的重要经典，道家学者纷纷为之作注。《正统道藏》收有各种《阴符经》注本二十余种。有的注释假托伊尹、太公、范蠡、张良、诸葛亮等前代名人和赤松子、葛玄、许逊、钟离权等道教真人，其荒诞不待细说。

据王明先生考证，该书作于北魏后期，出于某博学善察的隐士之手，其说基本可取。这是一部讴歌矛盾与斗争，充满兵家气息，用词奇险的哲学著作，文字简练而内容精湛，可惜已无法考出作者姓名。该书传世有两种版本，一为李筌注本，全书三百字，分为三章；一为张果注本，在三百字之后又多出一百余字，不分篇章。

《阴符经》一出世即落于道士之手，经过他们诠注发挥，很快就以道经的面目流传于社会，它的真面目反而被人遗落，教外学者极少对它研究阐述，其命运是不幸的。

《阴符经》开宗明义：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”这一句话是全书的总纲。“观”字代表认识过程，“执”字表示行为过程，“尽”字说明这一哲学原则的普遍意义，三个

字用得精当有力，道出了一个经典式的唯物论命题。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，《阴符经》进而论述了客观规律的决定意义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，并强调两者的结合。例如：“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”、“圣人之自然之道不可违”等。《阴符经》对五行的理解摆脱了汉代的神秘色彩，且异于汉代多论五行相生，它着重揭示五行相克的规律。

《阴符经》在承认客观规律不可违的前提下，认为人对环境的改造有不可低估的参与作用。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主宰事物的运动。如“五贼在心，施行于天。宇宙在手，万化生乎身”等论述。

《阴符经》提出对立事物相互包含和转化的辩证思想，并指出对立面的转化是有条件和可控制的。

《阴符经》总的来说，上承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论衡》和汉代道学哲学，用新的思维成果充实和提高了历代唯物论和辩证法，是南北朝时期最高水平的认识论哲学论文，把它看成是南北朝道家哲学的代表作，是当之无愧的，其哲理性的光辉熠熠闪烁。